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二十二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編號 D7914800

# 卷二十二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本文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立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爲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爲上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2043 E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二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奏疏二

諫太宗十思

唐魏徵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寔繁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誠能見可欲則思知



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  
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  
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虚心以納下思讒邪則思正身以  
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  
總此十思弘茲九得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  
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  
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

諫任賢

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知其子則無以治一家君  
不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  
哲多士盈朝是則四岳九官五臣十亂豈惟生於曩代而獨無  
於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何以言之美玉明珠  
孔翠犀象大宛之馬西旅之獒生於八荒之表萬里之外然董

譯入貢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況從仕者懷  
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為與之為  
忠則可使同乎龍逢比干矣與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  
矣與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  
伯夷叔齊矣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末之不切勵  
之未精故也若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得行其道  
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  
窮則觀其所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  
之用其所長掩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  
勵不勸而自懲矣

諫十漸

臣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  
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浸不克終陛下貞觀

初清靜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駿馬并訪怪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輩堯舜今所為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慎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何不畏陛下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君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凡有營構輒曰弗為此不便我身推人之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貞觀初親君子遠小人此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問而疏莫見其非則或有時而昵昵小人疏君子而欲致

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異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為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貞觀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漸也貞觀初孜孜論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上不肯諫疎

遠者畏威不敢諫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  
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  
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胡死不攜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  
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別驅任市  
物襁屬於屢遞子背望於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  
如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人無  
釁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穀下此  
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  
可爲而不爲臣所以鬱結長歎息者也

諫玄宗不令突厥入仗馳射

呂向

臣聞鴟梟不鳴未爲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今夫突厥正與  
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親陛下持武義臨之脩文德來之既懼  
威靈又沐聲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

下乃令遣封禪之禮參玉帛之會因復召入禁仗仰英姿之壯  
照觀神藝之百發恩意俱極無得踰焉今更賜以馳逐使操力  
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層畧太過未敢取也雖聖胥  
達與物無猜而愚臣徘徊與時加慄儻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  
憎荆卿詭動何羅竊至蹙逼嚴蹕稍冒清塵悔將何及

上德宗數對群臣許令論事

陸贄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群臣許令論事辭理懇  
切深表盡忠聖德廣大俯矜狂愚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  
甚庸鶩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  
夙心又自誓畢途休明獲展誠願既免罪戾又蒙褒稱庶奉  
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  
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群心盡達愚  
衷懇懇實在於斯膚春特深縷宣密旨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

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昔人有因噎廢食者又有懼溺自沉者其爲矯枉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以為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為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然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

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狗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有也故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仲虺稱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仲虺聖輔以聖輔



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吉甫  
文武之賢臣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中  
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於是有人則造膝出則  
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諫臣之  
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  
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  
躬行仁義之德有理致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  
然而人至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  
爲其首焉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  
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  
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  
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  
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

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  
庶人之義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  
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  
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  
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弃之人于以虧天下之理于以  
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  
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  
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  
多之議足見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  
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未  
盡其理能服其口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  
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  
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

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之於上上之情莫不願求之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勵威嚴恣疆侮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耻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勤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悞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疆域之廣生靈之衆獲觀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觀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事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具

新刻元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弃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呐呐而爲晉賢臣絳侯木納而爲漢元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昔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已之過也垂旒於前黻纁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昌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夫趣和求媚

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旣，況有踈隔而勿接，又有積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本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弃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焉。且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有犯顏讜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疎

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用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挾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涓，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以求人之聽。

命任而勿貳然後以責人之成功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平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臣其惶怖謹言

謹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

右頻得申報霖雨爲災或川瀆汎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

處台輔職調陰陽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恕人咎已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慙惶前者面陳遣使撫綏陛下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即議優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以來更審借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爲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諱之事縉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媚況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視聽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支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

均也故國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  
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  
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為敗綿數十州奔告于朝日月相繼若  
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倘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  
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況災害已甚  
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准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  
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憂憫分道命使明勅救災寬息征徭省察  
冤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  
帛便委使臣與州府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  
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減租稅如此  
則歿者蒙瘞酌之惠存者霑煦嫗之恩需澤下施孰不欣戴所  
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  
費亦不甚多倘蒙聖恩允從即具條件續進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

顧少連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諸司所  
舉皆有情故賄賂卿宜並自揀擇臣以間劣謬當大任祇稟成  
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大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  
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  
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循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  
退之士莫勝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  
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是以前代有  
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  
東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  
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京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  
不唯公府辟召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是則古之郎官皆以  
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

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効者請而命焉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勅命之六品以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書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未闕常參之官悉委宰相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用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近者每瀆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猥蒙任使待罪宰相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

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相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擢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闕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者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爲舉薦非宜復委宰相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猶恐有關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

美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  
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弘  
接下之規明日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  
於言欲辯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  
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  
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迹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爲惡之端凡  
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  
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實明罰夫  
如是則言者不雍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  
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譖潤不辯之寃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  
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  
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  
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

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  
必由之聖旨以謂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賄賂者臣請  
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  
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實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  
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  
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  
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  
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伏以  
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詣多士備  
閱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  
明駁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  
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  
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今又將徇浮言專

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漢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不如委任長官慎東察屬所東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鑿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愛身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徃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察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衆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實于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

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辯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為己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

論災異

宋劉敞

臣伏以聖王所畏者莫如天前古賢聖之君莫不循此而天祐



之竊見朝廷每有吉應嘉瑞則公卿稱賀至於災異非常可怪之事則寂然莫有言者雖歸美將順臣子之常而於儆戒吁俞理似未盡陛下復不自延問以求天意恐非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者也臣愚以謂五經災異之說最深最切設四方所上奇物怪變妖孽沴疾宜使儒學之臣據經義傳時事以言若其言是可以當天意若其言非足以廣聖聰如近日雨雪驟寒人有凍死者此亦災變之一端矣惟聰明睿智憂深思遠順時防微不可不慮也臣忝近列切觀前世商高宗周成王畏天威享福祚之益誠願陛下留意於此臣不勝區區

真宗論天書

孫奭

臣竊見朱能者姦險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陽言牛腹中有

奇書殺視得之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信二人皆坐誅死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券等皆王鉞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林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而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劫遷卒以餒終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寇寶符安能排難耶今朱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上仁宗請斷祆巫

知洪州日上

夏竦

按宋史洪俗尚鬼竦斥巫覡千餘家歸農毀其淫祠以聞詔江浙以南悉禁絕之蓋其一事之善不可揜也

臣聞左道亂俗祆言惑衆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姦臣逆節狂賊未規多假鬼神搖動耳目漢之張角晉之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國家宜有嚴制以肅多方切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山粵編氓右鬼蘊俗信巫在漢樂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託機祥愚弄黎庶勦絕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居塑畫魑魅陳列幡幟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孺襁褓已令寄育字曰壇留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祆法驅爲童隸民之有病則門施符纂禁絕往還斥遠至親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飯則云神未聽食率令疫人死於飢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餘崇所憑人不敢留規以自入若幸而獲免家之所

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孤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絕戶以圖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既久習熟爲常民被非辜了不爲怪奉之愈謹信之益深從其言甚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竒神異像圖繪歲增邪錄祆符傳寫日夥小則雞豚致祀歛以還家大則歌舞聚人餒其餘昨婚葬出處動必求師劫盜鬪爭行須作水蠹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搖不難連結在於典憲具有章條其如法未勝姦藥弗廖疾宜頒峻典以革祆風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戶臣已勒改業歸農及攻習鍼灸方脉所有首納祆妄神像符錄神衫神杖魂巾魂帽鍾角刀笏沙羅等一萬一千餘事已令焚毀及納官訖伏乞朝廷嚴賜條約所冀屏除邪害保育群生杜漸防萌少裨萬一

論日曆

歐陽脩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

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無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脩學士脩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旣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欲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和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

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待使聖朝典法遂成於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撰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脩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餘其官者以其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其職坐其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藉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僚奏議異同朝

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  
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脩  
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  
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  
注曆日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  
供報如稍違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  
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當行手  
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曆日時政記起居注並乞  
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臣之職不敢不言

論杜韓范富

臣聞七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群邪切齒  
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  
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

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  
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  
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  
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  
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  
臣已被知遇始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  
主之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  
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  
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  
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邪誣作朋黨猶難辯明自近日陛  
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辯也蓋杜衍爲人清慎  
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  
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

見則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脩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讓懇讓之意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

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作事如此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况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責祖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

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耻鉛山傍海不憚  
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  
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  
人之聖臣下能言洞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  
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  
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  
以爲陛下惜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  
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陛下拒絕群謗委信不疑使  
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  
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辯讒巧特加圖任  
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致身兩制  
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群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  
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有緘言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進五規

司馬光

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濶  
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  
徒足以煩渥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  
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  
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謹故作保業隆  
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頽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  
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  
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  
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  
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竊陋任  
賢觸冒忌諱伏望陛下萬幾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  
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力相偶者則爲二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群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疆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不可搖也於是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沉酒酣色貪淫縱樂崇信姦回誅遠忠正馴致姦臣竊命鼎命遂移漢唐之末是也禍亂相尋于戈日起至于五代生民之類不盡者無幾矣太祖皇帝受命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胄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夫

動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息肩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爲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况承祖宗盛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審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乘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

否否極則泰孔子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戒懼彌甚  
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其術無他如守巨  
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為無窮之規則必實  
其堂基壯其柱石彊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  
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視歆者扶之弊者補之  
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  
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  
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  
成法苟不墮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譖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  
夫逸欲以墮之讒譖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  
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  
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

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  
成耳失今不為已迺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  
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  
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  
詩是也今夫市井禪賊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  
裘褐冬則儲絺絺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飢寒者雖與  
之俱為編戶貧富必不侔矣況於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  
未亂保安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今汝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  
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有災害之時也徹彼  
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脩敕其政治也夫桑土者



鷓鴣所以固其室也賢雋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或一方饑饉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主舉萬壽之觴於上群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爲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以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爲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夫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之不幸邊鄙有警饑饉荐臻則將帥可任者爲誰牧守可倚者爲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如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

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爲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爲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爲十年之規况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爲天下方病大瘡又苦踈盞又類辟且病那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夫今之治必爲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其盛也漂木石沒江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鍾於曆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爲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謂此道也孔子謂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命昭宣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嘗徵使太宗不許曰宣徵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一旦政以授之真宗欲與章穆王后及後宮遊內

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內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真宗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處萌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及在血脉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爲之訟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奔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嘗甚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苦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

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歎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億萬遊道遙光烈顯大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勸樸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為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辯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杜口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閱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空躬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循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固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官佛廟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祭器紊亂而雕績文物脩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群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



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渾殺而鈎校燕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冤詰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摛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挾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黜檢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弃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版為舟搏土為楫敗布為帆朽索為維盡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燿可觀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罷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安保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覬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匪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

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  
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又何必以文采之  
飾歌頌之聲眩曜愚俗之耳目哉

上神宗論本朝百年無事

王安石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壽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  
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  
聖闕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  
義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  
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  
馭將師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  
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  
政發令之間一以爲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  
以謙仁以至仁宗太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

事也仁宗在位歷年至久臣於時嘗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  
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  
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  
忠恕誠懇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  
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  
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  
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  
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  
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  
盛以至今日者此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  
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  
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其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  
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

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欺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蔽而無親友群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如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

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叙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教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又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懇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

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

論治道二

蘇軾

道德

人君以至誠為道以至仁為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為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為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偽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偽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疆者為敵弱者為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

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歛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為申商之學者則曰人生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為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仁善人欲虐使厚歛則曰吾以彊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

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言已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已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潤廬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以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侷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辯也

刑政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實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苛暴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祿而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二條而姦之不勝民無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難續塞而耳目所及尚不敢盡而况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尋務鈎考簿書摘發細目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略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之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道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是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曰漢以來鹽鐵酒

茗之禁稱貸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爲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糴斛八錢吾謂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而鄙以安然爲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爲身謀非爲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循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二







東洋研究會  
圖書藏